



## 地理学发达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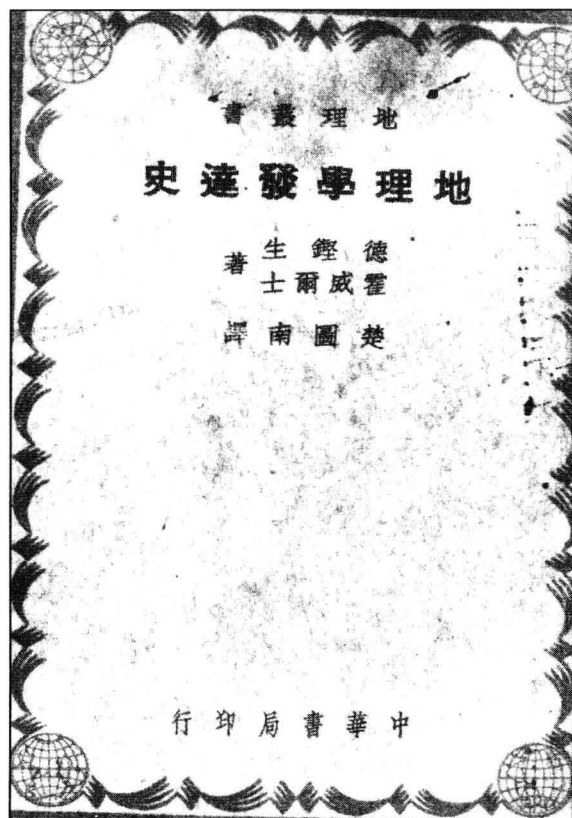
【英】迪金森 【英】霍华士 / 著

楚图南 译作集

# 地理学发达史

[英] 迪金森 霍华士 / 著

《地理学发达史》译于一九三七年，一九四〇年由中华书局（上海）出版，译者署名楚图南。其中插图有拉丁文、德文、英文等，且不甚清楚，为保留原著的完整性，本版次采用原图临摹，并认真挑选了五幅古代彩色地图，丰富本著作。



《地理学发达史》 中华书局 1940 年版

## 编者前言

楚图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曾用笔名高寒、介青、高素、楚曾，一生著译众多，作品涉及史地、哲学、文学、教育学、宗教学等方面。

楚老的翻译作品，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起，就为引介国外优秀著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很多译作属国内开先河之作，向读者打开了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大门。此次我们搜集整理楚老译作，结集为《楚图南译作集》，共分六卷出版，分别为：《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涅克拉索夫著）、《草叶集·枫叶集》（〔美〕惠特曼、〔德〕德默尔等著）、《地理学发达史》（〔英〕迪金森、霍华士合著）、《查拉斯图如是说·看哪，这人》（〔德〕尼采著）《希腊神话和传说》（上）（〔德〕斯威布著）、《希腊神话和传说》（下）（〔德〕斯威布著）。

在本版次的编辑过程中，我们精选了一批珍贵的插图，对这些译作了更进一步的版本组合。同时，我们充分保留了楚老的翻译与用字、用词习惯，除个别为了统一外，人名、地名、词语组合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称谓等均不作改动。另外，我们也充分保留了楚老翻译时所作的大量注解，以“译注”的方式加以区分。

为了更完整地辑录楚老生前译作，我们充分查找、搜寻，补充了一些以前版本中均不曾录入的译作《苏俄的诗歌》《近代地理测量术及绘图学之发达》《我的父亲的围场》等。

感谢麻星甫老师对本套译作的全力支持与帮助，感谢王淑芳老师曾经为楚老译作的辛苦付出，感谢魏荒弩、刘树森、王国祥等几位先生关于楚老及其译作的文章，感谢陈彦平先生提供俄国画家谢洛夫为《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所作的插图，也感谢为这套译作的出版付出努力与劳动的各位同仁。

最后，我们对楚图南先生热情奋斗的一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追思。

二〇一二年九月

# 楚图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纪事

## (代序)

楚泽涵

父亲楚图南(1899~1994)1919年在昆明中学毕业,初试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官费生,由于昆明到北京路途遥远,旅费筹集困难,秋季赶到北京复试时,原准备投考的英语部名额已满,于是进了史地部。但是父亲对学习外文以认识世界的热心却毕生不辍,并影响到他长期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乃至他的一生。

### —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德国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父亲在东北从事共产党所委托的工作,由于在学潮中有学生被军阀政府逮捕,在被捕学生的信件中查到父亲活动的记录,父亲因此以“共党要犯”获罪,被军阀政府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罪名,在1930年12月被判处九年另十一个月的重刑。为了不虚度牢狱中的岁月,在当时许可的条件下,由父亲朋友——陈翔鹤、董秋斯、董秋芳等前辈,从狱外为父亲送来了一些英文书籍,其中就有美国邦尼与里夫特公司(Bani and Liveright Int)出版的《世界佳作现代文库》(*The Modern Library of World's Best Books*)的六十四开袖珍本中的两种,即《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父亲在1931年5月和1932年9月完成了这两本书的译稿。但是直到1947年3月,这两本书才在由白寿彝先生主持的文通书局出版,这是在中国较早的尼采著作的完整的译本。

没有料到的是,在“文革”期间,父亲因翻译尼采的著作获罪:1969年父亲

所在的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被军管后，被迫“靠边站”，并由军管组“审查历史”。

奉命占领上层建筑的军管组甚至连尼采的名字都首次听说，其负责人在和父亲的谈话中，将尼采的名字说成“采尼”。对这样的“审查”，父亲选择了沉默。在回忆这件事时，父亲说，他想起了当年冯雪峰对他讲起的一件在上饶集中营的往事：有个国民党的教官在“讲课”时，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说成“辅基”，该教官则因此被难友们讥笑为“辅基教官”。

## 二

父亲出狱后，1935年，到了上海，改名楚方鹏，由郑振铎先生介绍，在上海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为扩大学生的视野，丰富教学内容，父亲翻译了《地理学发达史》。父亲认同马克思的论断：“经济是一切历史建筑和社会建筑的基础”，引证了《地理学发达史》中的许多资料，写成《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和《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刊于1935年6月和12月《地学季刊》）。这是父亲用马克思的学说理解和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尝试，1937年完成译作，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1938年，上海抗战后，父亲回到昆明，看到该书出版时，已经是1940年。新中国建国后，曾经问过该书的译稿和原书纸型的下落，所得答复是：毁于日机的轰炸和兵燹。

1935至1937年期间，父亲的另一翻译作品是由英文译本转译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所用的是1917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J. M. Soskice译自俄文的英文译本，英文书名是《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文原来的书名是《在俄国谁生活得好？》。父亲采用英文的译名还有一重意思是，按当时的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公民，应该生活得快乐而自由。其间有父亲一生经历中的一段故事：父亲在1934年从东北出狱后，共产党组织审查过其在狱中的表现后决定派其到苏联去学习，而且还可以带两名学生同行，由于父亲要安排家事，预定的行程比他推荐的学生晚了一个航船班次（从上海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再去莫斯科）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负责联系赴苏联的第三国际工作人员被捕，父亲失去了有可能会改变其历史的机会。父亲怀着惋惜的心

情，怀着对“快乐而自由”的国家的向往——而这样的环境则是沙皇俄国所没有的。父亲翻译此书时，是希望了解俄国的过去，了解俄国的文化，了解“十月革命”的背景，并希望祖国也有一天会成为快乐而自由的乐土。父亲在此书出版的题记中说到，对这部长诗的翻译，是“献给这个时代正在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未来希望和光明这么残酷而英勇斗争的战士”。此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稿和纸型都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和兵焚。

此书于1955年由父亲的朋友冯雪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提议再版，并亲自与父亲签订了出版合同。因此，此书的中文译本能够延续至今。

从上世纪50年代陆续传出对苏联真实情况的描述，到1991年的苏东解体，这里留下了许多思考，父亲晚年为此收集了许多资料，也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思考，希望研究苏联解体给中国的教训。但是毕竟工程巨大，父亲又体恤子女们的时间、精力和工作，因此没有结果。

### 三

惠特曼是父亲喜爱的诗人，惠特曼的诗，内容广泛，体裁活泼新颖，洋溢着年轻人乐观和积极进取的情绪：

我轻松愉快的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走呀！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好奇。

早在1937年，父亲就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所翻译的惠特曼的诗作。“抗战”期间在昆明，父亲将以前翻译过的惠特曼的诗作以其代表作《大路之歌》为题结集出版。上面所引的就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大路之歌》中的几句。

父亲还特别欣赏惠特曼纪念林肯的组诗，父亲认为，林肯毕生致力于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没有过时，而惠特曼将林肯描述为温和、平易、正直和果敢的普通人的形象，将林肯比拟为带着朋友和后辈航行的勤劳而辛垦的船长，都值

得称道；对他的遇难逝世，表达了平民百姓发自内心的哀痛和真挚而亲切朴素的怀念，则是悼亡题材诗歌创作的高峰。这些作品的发表，也是向当时国民党政府中的法西斯分子鼓吹的“领袖至上”的投枪。

在“抗战”期间的昆明，面临“外抗顽敌，内反暴政”的环境，父亲陆续收集到并翻译的俄国、德国和匈牙利一些诗作，这些诗的原作者，或有因为争取进步和民主而被迫流亡和被监禁的经历，因此诗作中有明显的对黑暗势力抗争的痕迹，父亲将其命名为《枫叶集》，由李公朴主持的北门书屋出版，并在题记中写道：

这是要说明霜雪在生命上，所刻下的鲜艳的痕迹。

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刺，父亲被迫离开昆明。到了上海，在一时工作和生活无作的困境中，许广平先生找到父亲并告：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准备用从国外募捐得来的资金，援助一些生活和工作困难的朋友，办法是通过晨光出版公司，以预支稿费的办法提供资金帮助。于是父亲将以前翻译过的所有惠特曼的作品整理，交付晨光出版公司，所得的稿费则帮助我们全家渡过了在上海生活最困难的年月。

1955年，新中国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关于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惠特曼的号召，由周扬同志提议，将父亲的旧译改名《草叶集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纪念草叶集和惠特曼的特印本。后来，父亲任职所在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一位李野光同志，找到了完整的《草叶集》的英文原著，并补译了《草叶集选》中缺失的部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最完整的《草叶集》的中文译本，上世纪末还在台湾和香港刊行了繁体字版。

周扬和父母在1935年在上海就是同志和朋友：1936年，周扬（当时叫周起应）、李生萱（笔名叫艾思奇，1925年前后是父亲在昆明时的学生）和何干之（历史学家）准备离开上海去延安前夕，父亲特别在董竹君女士开设的红棉酒家为他们三人践行。

惠特曼生于19世纪末，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为中国人认识惠特曼的各位先辈也渐行渐远，惠特曼离我们远吗？请听他的呼唤：

走啊！跟在伟大的同伴之后，作他们的一员吧！……

向着最美好的一切前进——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 四

《希腊神话和传说》是父亲成书最晚的翻译作品。

源于爱琴海文明的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天上、人间、地狱，涉及现象和典故有关历史、地理及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等自然现象，所塑造的形象有神、鬼、人、兽，还有半人半鬼、半人半神、半人半兽，内容十分庞杂。传统的《荷马史诗》《变形记》等还留有民间艺人口头文学的痕迹，容纳不了希腊神话故事全部内容。1936年，郑振铎在上海编选了一部两卷本的《希腊神话》，但是他对这个版本并不满意，认为涵盖不了希腊神话故事丰富的内容，也没有形成描述希腊神话故事的完整体系。在介绍父亲到暨南大学任教时，他向熟悉西方史地，又长于英文翻译的父亲提议，找一个好的关于希腊神话的本子，翻译出来，由他负责出版——这里，还有他对朋友工作和生活关照的含义。父亲对老朋友的意见是重视的，可是一直没有兑现，原因是没有看到合适的外文版本，二是翻译希腊神话工作量巨大，抗战期间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样规模的工程。

1946年，昆明发生李公朴和闻一多遇刺后，父亲到了上海，由沈钧儒先生介绍在上海法学院任教，同时积极探索渠道和筹备经费，准备去解放区。

此时，父亲当年在东北同监狱、同案和父亲情同兄弟的难友郑效洵，找到了一种范本：由德国人斯威布编撰的、基本上涵盖了希腊神话故事全貌的《神祇与英雄》，而且有插图非常精美的英文译本。于是父亲开始了希腊神话的翻译工作。

当时父亲要从事教学工作，还要和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及民盟的朋友联系，还要做准备去香港参加民盟的工作和进解放区的具体准备工作。因此我记得，父亲当时在上海住所，经常是在破晓前，借助烛光，奋笔疾书，终于在1948年初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翻译工作，并定名为《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交给由父亲的朋友刘执之和贺尚华主持的“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该机构还将上海的各种出版物送往解放区，也还在上海部分朋友中发行赠送解放区的

书刊)。父亲预支到的稿费除了作去解放区的路费外，其余的留给母亲，做为留在上海的母亲和子女的生活费用。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出版时的1949年6月，上海已经解放，父亲看到新书，已是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北平。此时郑效洵先生也在北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他找到父亲，告曰：现在中国的欧美外交人员和驻华机构的准备撤离，这些人所保存的图书有些要出售，他看见一套很好的英文版写希腊神话的初版本，有十几卷，插图和印刷都十分精美，是难得的好书，因为原来所有者要回英国，因此愿意以原价的一成出让(所有者特别说明是出让而非出售)，据父亲回忆要价大约是一百多、不到两百个银元，当时父亲已经准备随军南下，接管西南的文教工作，当时，于私于公都拿不出这两百银元的“高价”。因此这套书后来不知下落，父亲终生以为憾事，父亲以此告诫我们：机会和能力往往不是同时的，要学会珍惜。

1959年，《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由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郑效洵推动，出了修订再版本，同时按照希腊人名的规范译法，将所有的“人名”(包括神、鬼、兽等)都做了改动，例如太阳神，原来的译名是：“亚波罗”，新版改为：“阿波罗”，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的统帅，原译“亚加米农”，新译作“阿加门农”。另外，父亲认为新译本对人物对话虽然比较严格的符合英译本的原意，但是失去了父亲在原来译本中所表现的语言符合人物身份的风格。

新版的希腊神话出版后，父亲推荐给子女为假期读物(当时我们都在北京上学)，并对我们讲对书中故事的评论，其中讲得最多的是，把天火“盗”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其结局是被天神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白天遭鹰鹫啄食肝脏，夜晚伤口愈合，次日又被啄食。父亲说，第一个向人类阐明真知、指点光明的人，往往遭厄运，这是悲剧，但是人类就是在这些献身者的身后进步的！

父亲欣赏的另一位英雄是半人半马的喀戎(Chiron)，这是一位未完全修成人身的智者，是希腊众多英雄的老师，其结局是被自己学生的毒箭误伤，赖于神明庇佑而不死，却终生要忍受剧痛，在经历了这些厄运后，喀戎选择的结局是到高加索替换普罗米修斯承受灾难，拯救盗火者。父亲认为，各国和各时代的英雄固然值得尊敬，但是更值得尊敬的是英雄人物的老师。例如，在《精忠岳传》中，最应该称道的是岳飞的老师周侗——在艰难时世中不以财势取人，将在寒微中的

岳飞作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倾力相助的师长——才是更加可敬可佩！

半个世纪以来，《希腊神话和传说》已经多次再版和重印，这些离现实生活很远的神话故事或许还有现实意义：太阳神的儿子，滥用其父的职权，驾太阳车旅行天际，结果车离轨道，地上失去太阳光，“除了黑暗，就是大火”，或许可为当今作鉴。

父亲是20世纪早期接受马克思学说，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奋力毕生的战士，其译作是其勤奋学习，认真思考的记录。仅就所知，尽人子之责，为之记。

要特别提到的是，本版编辑者在此书稿编辑过程中查找到的父亲译作《苏俄的诗歌》（原文出版于1934年，译文刊于1937年），是认识和了解原苏联前期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之间的关系、俄国-苏联文学家的芜杂及其分野、当时苏联的文艺政策乃至苏联官方对知识阶层的制度等，都是一篇有价值、值得令人思考的文献。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在新世纪重新收集和整合了父亲的译作，使之在图文并茂及对译作背景和现实意义对照上都做了有益的工作，在新的译作本出版之际，谨向为父亲译作出版有过贡献的几代人表示谢意！安徽阜阳则是父亲投身教育事业最初的起点，乘机机会向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的父老乡亲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2012年8月

# 译者题记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地理学的历史，虽是和人类的历史一样的悠远，但科学的地理学，乃是近代自然科学进步以后才发达起来的。也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地理学所属的内容都分为许多支派，许多部门，各各组织化、系统化，成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科学。而地理学的内容，都渐渐地被抽空了，地理学的存在，也成为问题了。至少是地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的问题。譬如说任何一种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裁，地理学既不如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那样的有着明确的自己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裁，且所有的内容，亦俱为新发达起来的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分划开来，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所以，地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有组织的完整而独立的科学，乃成为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科学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地理学应属于自然科学，抑属社会科学，也还是各人所见，未能一致。地理学观点之特多分歧，由拉采尔<sup>①</sup>(Ratzel)、勒普拉<sup>②</sup>(Leplay)的“决定论”(determinism)，以至于费维尔(Febvre)和白吕纳<sup>③</sup>(Brunhes)诸人的“或然论”(possiblism)，以至于有着新的

---

① 拉采尔(一八四四~一九〇四)，德国地理学家和人种史学者。著有《人类史》《人文地理学》和《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等。

② 勒普拉(一八〇六~一八八二)，法国采矿工程师、社会学家。著有《欧洲工人》《法国的社会改革》等。

③ 白吕纳(一八六九~一九三〇)，法国地理学者。著有《人地学原理》。

发动,还没有形成新的体系的威特佛格<sup>①</sup>(K. A. Wittfogel)诸人的辩证法的地理学,以及唯心唯物,一元二元,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历史和社会遗传等等问题的纠纷,在我看来,都似各有一面的理由,但都不能成为一条唯一的原则,可以支配了地理学的全部内容。这原因也大半由于地理学范围之太过于广阔而暧昧。

迪金森(R. E. Dickinson)和霍华士(O. J. R. Howarth)所合著的这本《地理学发达史》(*The Making of Geography*),虽于最新的地理学派,未曾涉及,但总算将地理学的全部内容,及其发展的过程,穷源尽委,扼要而简明地告诉我们的了。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则是特详于近代,且以不偏不激的折衷派的态度,批判地叙述了近代各家各派对于地理学的主张。并为动摇着的地理学觅到了它的最后的立场,最后的根据,即所谓“综合而缩小”的区域(region)的研究,这便是著者所一再断言的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地理学的鹄的,地理学的终极。

但在这里,仍然有着许多的问题:对于作为地理学单位的“区域”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在方法上,都还没有令人十分满意的定则和一定的标准。关于区域的范围,即以毕生从事于区域之研究的赫特纳<sup>②</sup>(Hettner),与英国地图学者赫伯森<sup>③</sup>(Herbertson)的所见,也就各不相同。所以无疑,新地理学的发达和完成,仍有待于新的理论体系和更精确的方法之建立的。

---

① 威特佛格(一八九七~?),美国地理学者。

② 赫特纳(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派创始人之一。著有《区域地理学基础》《区域比较地理学》《地理科学手册》(十一卷本)。

③ 赫伯森(一八六五~一九一五),英国地理学者,创立了世界区域体系。

# 目 录

|                                 |     |
|---------------------------------|-----|
| 译者题记 .....                      | 1   |
| 第一章 古代文明中的地理学 .....             | 1   |
| 第二章 希腊的哲学家及历史家 .....            | 6   |
| 第三章 亚历山大及亚历山大城之建立 .....         | 14  |
| 第四章 斯特拉波及古代拉丁著作家 .....          | 20  |
| 第五章 托勒密 .....                   | 24  |
| 第六章 基督教学说之黑暗时代 .....            | 28  |
| 第七章 穆斯林人的地理学 .....              | 37  |
| 第八章 欧洲地理学之复兴 .....              | 42  |
| 第九章 到东方的传教士 .....               | 49  |
| 第十章 葡萄牙人的海上探险 .....             | 54  |
| 第十一章 德国学派（一五〇〇年至一五五〇年） .....    | 58  |
| 第十二章 荷兰学派（一五五〇年至一六五〇年） .....    | 67  |
| 第十三章 测量法及地图学 .....              | 83  |
| 第十四章 十九世纪的探险事业及地图学 .....        | 96  |
| 第十五章 洪保德及里特尔（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六〇年） ..... | 109 |
| 第十六章 自然地理学之发达 .....             | 126 |
| 第十七章 人文地理学之发达 .....             | 151 |
| 第十八章 生物地理学之发达 .....             | 172 |
| 第十九章 区域的概念 .....                | 184 |

|                      |         |
|----------------------|---------|
| 第二十章 结论 .....        | 195     |
| 本书所引用书目 .....        | 200     |
| 附录                   |         |
| 近代地理测量术及绘图学之发达 ..... | 楚图南 206 |

# 第一章 古代文明中的地理学

有贡献于地理学之创造，使成为知识之一部门的古代文明，乃是近东诸国的文明。地理学的本能，不论在何种形式之中，自然是最古就发达了的；别的古代文明也必然有着地理学的知识或观念。但如在史前即已很进步的印度和远东，其科学的成就很少被人知道，也显然对于西方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即使中国人都已一致地，至少是半确信地，相信了在很古的时代即已应用了指南针作陆地旅行之助，我们的任务仍不在研究这个或别的这类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的历史背景可以简单地概述如下：

在纪元前四〇〇〇年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及尼罗河盆地，出现了两个有组织国家：一即苏美尔人(Sumerians)，一即埃及人。前三〇〇〇年时，在克里特岛(Grete)也发现了米诺斯文明<sup>①</sup>(Minoan Civilization)，爱琴海各地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前二四〇〇年时，亚述诸王兴起于亚述尔(Asshur)，最先的巴比伦王朝则建立于前二二三〇年。雅利安人向波斯移殖起于前二〇〇〇年初叶；向印度移殖起于纪元前一六〇〇年。同时赫梯人(Hittite)<sup>②</sup>的势力在小亚细亚曾作了短时期的勃兴，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的迈锡尼文化(Mycenaean Culture)<sup>③</sup>

---

① 即克里特青铜时代文化。时间为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一一〇〇年。长于建筑、陶器等，是地中海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 赫梯人(Hittite)，古代小亚细亚北部及叙利亚境内之一古民族，约建国于纪元前一四五〇年至前一二〇〇年，最初使用铁器。为古代巴比伦亚述文化与爱琴文化互相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桥梁。——译注

③ 迈锡尼文化(Mycenaean Culture)，为希腊民族兴起以前希腊半岛之古文化。纪元一八七〇年以后德人施利曼(H. Schliman)在希腊半岛发现迈锡尼遗址，迈锡尼文化始渐为世人所知。——译注